失明记

晨光倏地泻下来，裹着满满湿气的云雾终于止不住地开始融散，一块仿佛被无数张皱巴巴的人脸挤满了自身表面的岩石，终于冲破迷障顶了出来。有一株倔强的小草顽皮地插在它的“脑袋”一侧，一个男人正兀自呆呆地坐在她的旁边。他叫阿果。

阿果用手摸了摸身下的岩石，手感简直和它的模样一般粗糙。“怎么回来了？”，小草耸了耸身子问到。“活着。” “什么？” “在那里，我忘记了活着的味道”，阿果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那里的人们，有的不是我想象的眼神清亮，有的却是一潭死水，他们不明白地活着，感受不到生命的重量、活着的味道”。“我是记得的，你的眼睛那么温暖，它曾鼓励过我，现在。。。。。。”小草忽地不说了，小心翼翼地，拿余光朝阿果射了一眼便收回。心却好似又沉下去几分，眼泪也止不住地打起了旋涡。“可是，我的眼睛再也回不到过去，我，也不行了。”“啊！”小草还是来不及捂住自己的尖叫声——阿果曾经的那双给人温暖的眼睛，此时已经流出了收不回的鲜血，红且刺眼。他的手还握着那块带着血迹的硬石头，上面的血却因为颤抖的手而被带飞到四周。可是阿果呢，他还是那么，呆呆的。

什么是好与对？

想不通，不敢去想，怕陷进去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做着自认为对的事情，如果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做的事情，因为“好与对”的矛盾而变成错的，那该怎么办？人是复杂的，我的心也需要我来告诉他“一切顺利”啊。

吃一耳光又赏了一颗糖，明明是原地踏步的事情。我今天应该已经说光了这一年要说的对不起。明明这么简单的事情，简单的做，就够了，可是问题怎么就连绵不绝。看不透，学姐问我对保安大叔的了解，我天天来，也算混了个熟脸，但是保安大叔一口咬定我是个骗子，我简直全身的“黑人问号脸”。人与人之间，心与心之间怎么就能一夜回到解放前，远得冷漠，远得令人手足无措。我的眼睛好像干涸了，他流淌不出能让我看清这个世界的汩汩涓流。像我的阿果一样，眼睛蒙了尘，心被围了城。探索世间的奥秘已经够累了，我不想再把时间浪费在这里了。

几次尚且可以，十多次呢，几十次呢？可是学姐就是一次又一次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的吧，扰人心神的事情总是走了又来，真是一个神奇的女子，一个超级大现充。或许曾身心疲惫，或许曾黯然神伤，但是她还是她，一句“唯勇而已”就够了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很可惜，因为她删去了微博上那篇我最喜欢的她的文章。

不过今天的事儿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至少它终于成了此时此刻铺躺在这里的文字，供我想与眺望。别老抢着当愤青，也别争着做怨妇。无话可说的我，好歹不是无字可写了。

“你这厮，真是不识个好歹与对错！”好好看看以前的你：

汾河之滨闻鸡起，披星戴月游虎峪。

不惧斜阳偏迎西，明德向善唯有心。